

憂鬱的注視

艾青

繅梅健
張堂錡 策劃
何清 著

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何 清 著

中國現代文學
名家傳記叢書

憂鬱的注視
——艾 青

張 樂 梅 健
堂 錡 策 劃

文史哲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憂鬱的注視：艾青 / 何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3
面：公分. -- (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15)
ISBN 957-549-583-7 (平裝)

1. 艾青 - 傳記

782.886

93024980

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樂梅健·張堂錡策劃

15

憂鬱的注視：艾青

著 者：何 清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四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十二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583-7

書系緣起

張堂
欒梅
健鈞

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胡適就在一篇題為〈傳記文學〉的日記中，提出了現代「傳記文學」的概念，後來經過多方研究中外傳記，他認為，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因此大力提倡傳記文學的寫作，胡適自己就寫了最早的一部現代自傳《四十自述》，而且還陸續寫作了四十餘部（篇）為他人立傳的作品，傳主包括老子、吳敬梓、張季直、丁文江等。透過胡適、郁達夫、朱東潤等人的理論開拓，不論是自傳或他傳，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開始大量湧現，較為人熟知的就有沈從文的《從文自傳》、郭沫若的《沫若自傳》、謝冰瑩的《女兵自傳》、郁達夫的《達夫自傳》、巴金的《片斷的回憶》，以及聞一多的《杜甫》、吳晗的《朱元璋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等。這些作品，使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發展逐步臻於繁榮與成熟。時至今日，傳記文學已是現代文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文類之一，各種思想家、文學家、政治人物、社會名人的自敘、自

述、回憶錄、懺悔錄、大傳、小傳等，早已充斥於書肆，流行於市井，有時甚且拜名人效應之賜，成為一時之新聞熱點。如果暫且不論質量，而以數量之可觀來看，胡適當年「最不發達」的感慨，於今看來實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不過，如果撇開往往只有「傳記」而無「文學」的政治、社會名人傳記，而以文學家、思想家為對象的文學傳記其實不能算多，若要進一步談到優秀與上乘的現代文學傳記那就可能就不令人不盡滿意了。所謂「優秀與上乘」，以胡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做到「紀實寫真」的真實性，「給史家做材料」的史料性，「給文學開出路」的文學性，而且「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若以郁達夫的觀點來說，則必須「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係」，「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什麼傳記文學》）。要符合以上的標準並不容易，但所有的傳記文學寫作者不妨以此為準繩，筆雖偶不能至，心卻大可嚮往之。

一切的文學都是人學。人，是大地上最動人的風景，也是文學世界裏的中心視野。傳記文學之有趣味，有意義，就在於能將一幅幅動人的生命風景鑄刻於歷史的長廊中；但傳記文學的富挑戰性、困難度，也在於人的複雜、多面、變動與深刻，即使有生花妙筆，都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傳主的精神、思想與心靈面貌。很多時候，執筆者本身的生命氣質、思想見解、人生歷練與情感投射，與傳主間的互動、感應與啓發，才是一部傳記文學作品能否得其真、傳其神、見其美的關鍵。因此，一部好的傳記作品，既要能顯現出傳主不凡的思想歷程與生活樣貌，同時也要能表現出執筆者過人的見識與文采，也就是說，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所激發、闡釋與揮灑的應是兩個生命的精華，從這個角度而言，閱讀傳記文學實在是「物超所值」、收穫加倍的選擇。當年胡適的大力提倡，今日看來也還是真知灼見。

基於以上的想法，我們在文史哲出版社不計盈虧的支持下，策劃推出了《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自二〇〇一年元月出版《冰心傳》起，陸續出版了郁達夫、曹禺、巴金、朱自清、周作人、錢鍾書、林語堂、梁實秋等多部文學名家的傳記。我們明知市面上已有其他相關的傳記書籍在流通，但本著提倡傳記文學的使命，以及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增添一分力量的理念，我們仍決定在這個系

列叢書上持續深耕。令人欣慰的是，叢書陸續出版後，得到了許多讀者與研究者的好評與肯定，而這主要是因為執筆者都是這些文學名家的喜好者與研究者，他們出色的文采與深刻的洞見，使這些傳記煥發出閃耀動人的光華，也使這些傳主的生命在傳記文學裏重新又精彩地活了一回。這些撰稿者中，有的是望重士林的學術前輩，有的是銳氣十足的年輕學者，沒有他們的協助，這套叢書根本不可能問世。為他人作傳本就不易，何況是為現代文學史上熠熠耀人的知名作家寫傳，其間的艱苦就更難與人言了。身為主編，我們真是非常感謝這些參與撰稿工作的前輩們與朋友們。

出版市場的不景氣已是人人皆知，學術書籍的出版有時一波多折，有時胎死腹中，更令寫作者不勝歎歎。寫書容易出書難，出書容易賣書難，解嘲背後其實有著難言的苦辛，而這套叢書何其幸運在兩年內出版了十本，後頭還有多本陸續出版，每思及此，便不能不由衷地對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社長的道義心腸、文化襟抱深深感到敬佩。這套書為現代文學開了一扇窗，為兩岸交流搭了一座橋，如果有更多的讀者願意來探窗、渡橋，那就更是美事一樁了。

憂鬱的注視——艾青

目 錄

書系緣起	一
第一章 大堰河：記憶的底色	九
一、童年：不同尋常的人生之始	九
二、繪畫：天性流露中的意趣	一五
三、金華：從此「走出去」	一九
第二章 素描：杭州到巴黎的藝術人生	二八
一、西子湖畔的青春記憶	二八
二、塞納河畔的藝術之旅	三三
第三章 詩：黑暗中的心靈訴求	四五

一、黯然回鄉：飛旋中的失落	四五
二、在獄中：「反省」的生活	五〇
三、《大堰河：我的保姆》	五九
四、吹蘆笛的詩人	六六
五、婚姻：家庭關懷的禮物	七一
六、變動不居的生活	七五
第四章 抗戰：輾轉流徙中的人生與詩	八七
一、戰時行跡	八七
二、憂鬱的注視	一一四
三、第一次婚變	一二九
四、「沉默的蜘蛛」	一三六
五、鄉村情結	一四三
六《詩論》與論詩	一五〇
七、舉著「火把」尋找	一五六
第五章 路向選擇：別一種人生的開始	一六九

一、在一個人生的關口·····	一六九
二、與延安文藝界的關係·····	一七六
三、親情與詩心·····	一八三
四、《瞭解作家，尊重作家》·····	一九〇
五、在北京的日子·····	二〇〇
第六章 落難：苟活於亂世的邊緣 ·····	二〇六
一、「說話」後的牽涉·····	二〇六
二、從東北到西北·····	二一〇
第七章 「歸來的歌」：「詩要說真話」 ·····	二一五
一、《古羅馬大門技場》及其他·····	二一五
二、故鄉：依然是心靈的家園·····	二二〇

憂鬱的注視——艾青

八

第一章 大堰河：記憶的底色

一、童年：不同尋常的人生之始

瑞士心理分析學家榮格曾說過：「一個生命的故事也是某種機遇，從某處開始，在某一個時刻我們有了記憶。」這一語之間點明了人生的某種偶緣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一生就是一個「接受」的歷史，有被動也有主動。對於個體的生命而言，有些東西永遠都是不可選擇的，如我們無法選擇父母和家庭，我們也無法選擇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所以，每個人必須接受這種不可選擇的一切事實。記得在《哪吒鬧海》的神話故事裏有「剔骨還父，削肉還母」的描述，或許這就是人藉以表達的一種重新選擇人生的願望。童年是人生的開始，有的人撒滿金色的陽光，有的人在灰色中蹣跚，命運為不同的人安排了不同的起點。

艾青，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陰曆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浙江金華的一個名曰畝田蔣的小村裏。此地雖然地處偏遠，但整個金華地界卻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吳越文化歷經

數千年化入這一片風土之中，而這種極具地域色彩和個性特徵的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吳越人剛柔相濟的秉性。艾青在晚年談及自己的性格特點時說：「我這個人，既很硬，又很軟。我從小脾氣就很倔……無論對歧視中國人的洋人，監獄裏的看守，重慶國民黨的部長，還是我的頂頭上司，我都是倔得很。但是，我的心又是很軟的。我對土地、家鄉、窮苦人，總是充滿同情。」^①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每個人都有自己與生俱來的文化背景，這種背景是先在的，惟其如此，它會在我們身上有著必然的承傳，當艾青回眸人生總結自我的時候，誰又能說他的表述與那個叫做金華的地方無關呢？

艾青的家在畝田蔣村是頗有田產家道殷實的富裕人家，有幾十畝田地和數家商鋪，在過去的階級劃分中是屬於「地主」行列的，亦即剝削階級的代名詞。其父蔣忠樽也非封閉保守的土財主，在艾青出生時，他尚在金華省立七中讀書，因接受了當時維新思想的影響，觀念相對比較開化。當然，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鄉村知識者具有多麼先進的觀念和意識，就連先覺者魯迅尚且稱自己為「歷史的中間物」，更何況是一個普通的「地主」呢！因此，他身上體現的那種「新」的有限和「舊」的必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據說艾青的出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其母樓仙籌懷孕期間有不祥的夢兆，見其子立於海中孤島，浪濤洶湧，大地晃動。並且在整個孕育過程中，她都小病不斷。及至分娩更是痛苦

異常，經過了整整兩天兩夜的掙扎喊叫，真可謂驚心動魄，待到嬰兒落地啼哭聲起時，其母已然氣息奄奄了。但在中國農村家中添個男丁畢竟是件可喜可賀的事，蔣忠樽爲孩子取名「正涵」，字「養源」，號「海澄」。

面對這樣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家人在歡喜之餘，不免心生疑竇，回想之前的種種異兆，確實令人忐忑不安。樓仙籌初爲人母，孕育之苦姑且不說，就那些可疑之處已是縈繞於懷揮之不去。於是她請來算命先生，在排了嬰兒的生辰八字，搖頭晃腦的經過一番推算之後，說了一句讓孩子父母心驚肉跳的話：「這孩子命硬，剋父剋母，他不能稱你們爲父母，而應改稱『叔叔』『嬸嬸』，最好是先寄養到別處，以防不測。」這種算命的習俗是一種古老的傳統，在中國的農村社會曾經廣泛的存在，人們無力解釋的一些異象徵兆，往往通過算命先生破解其中蘊涵的吉凶禍福。因此，算命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艾青的一生，包括與家庭父母的關係，感知世界的方式，性格心理的形成等方面。時隔多年後的一九七八年，艾青在《在汽笛的長鳴聲中》一文裏這樣寫到：「據說我是難產的，一個算卦的又說我的命是『剋父母的』，我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甚至不許管父母叫『爸爸、媽媽』只許叫『叔叔、嬸嬸』。我等於沒有父母。這就使我討厭算卦，反對迷信，成了『無神論者』。」可見，艾青在感情上對此事是耿耿於懷的，「我等於沒有父母」的告白，表明他對當初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的不可原諒，尤其是對他的父母。

艾青被寄養在畝田蔣村一個極其窮困貧苦的人家，女主人是個童養媳，因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和童養媳低下的社會地位，再加上被賣時年齡尚小，姓名誰無從記憶，人輕名賤，叫什麼是無所謂的，人們乾脆就以她賣來時的村名「大葉荷」相稱，艾青筆下的「大堰河」就是「大葉荷」的諧音。大葉荷辛勤勞作操持家務，卻無法改善家境的貧困，在她生下第二個孩子後，丈夫蔣忠丕不幸亡故，孤兒寡母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迫於生計，將鄰村的姜正興招贅入門作了第二個丈夫，並與他生下了兩兒一女。姜正興好酗酒，且較為懶惰，因家窮而心情鬱悶，時常藉故打罵大葉荷。當蔣忠丕把那個「命硬」的孩子寄養到大葉荷家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這大概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可以得到蔣家的補貼，以緩解家庭生活困境，二是大葉荷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她以貧瘠的襟懷接納了一個「棄兒」。因為奶水不夠吃，大葉荷竟把自己的女兒溺死，以便把乳汁留給乳兒。今天的人們也許會質疑大葉荷的善良，但在那個年代，爲了養家活口，不忍之忍的行爲是很難做出道德上的判斷的。對此，艾青在一九四二年寫的《贖罪的話》中有過記述：「我曾聽說，我的保姆爲了窮得不能生活的緣故，把自己剛生下的一個女孩，投到尿桶裏溺死，再拿乳液來餵養一個『地主的兒子』——我。自從聽了這件事之後，我的心裏常常引起一種深沉的愧疚：我覺得我的生命，

是從另外的一個生命那裏搶奪來的。這種愧疚，促使我長久地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②大葉荷家的生活是貧困的，但就是這個連姓名都被忽略的苦命的女人，卻給了艾青一個充滿著溫暖的童年。儘管家徒四壁，每逢過年過節，大葉荷都要傾其所有，給他做「冬米的糖」，還把省下的新鮮雞蛋給他吃。一有空閒，便把艾青摟在懷裏輕輕撫摩，夜晚睡覺時還貼著他的臉，給他講民間流傳的一些故事。艾青與大葉荷的孩子一起朝夕相處，嬉耍生活，幼小的心靈感受著「家庭」帶給他的溫情。這一切深深地印刻在艾青的記憶裏，變成了他生命記憶中抹不去的底色。「我妹妹是吃母親自己的奶長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長大的。」「在『大葉荷』家裏的五年，使我感染了農民的那種憂鬱和傷感，使我對中國農民有了一種初步的印象。」可見，艾青身上體現一生的那種憂鬱的情懷，是與五年寄養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

艾青在五歲那年被接回了蔣家，按理說與生身父母團聚是件高興的事，可在艾青的一些表述中，你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情形。在深深的庭院裏，有著大葉荷家比無可比的富裕，但他幼小的心靈卻有做客他家的感受，「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時常感到「忸怩不安」。再者，「剋父剋母」的「預言」也並未因他的回家而失效，不許叫「爸爸，媽媽」，而只准叫「叔叔，嬸嬸」。這不僅僅是一種稱謂的差異，他更多地體現的是一種血緣親情的關聯程度，人生第一步的角色確認，首先是在父母那裏完成的，「兒子」對「爸爸，媽媽」

的呼叫與「爸爸，媽媽」的熱切回應，建立起了一種血脈相連的親情關係的表達式，蘊涵其中的的是無盡的關愛呵護之情。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選擇傾訴的對象首先是自己的父母，從父母那裏尋求支持，他覺得父母是他最可靠的依靠，這是人倫常情，具有普遍的意義。幼小的艾青常常偷跑到大葉荷家裏，他的心靈在那裏獲得了溫情的補償。家庭對於艾青的隔膜，緣於當初算命引起的心理排斥，時隔五年，父母不讓更正稱呼的理由，除了心理依舊的防範，似乎沒有別的解釋。

弗洛姆曾說過，人最感恐懼的不是被懲罰而是被拋棄。艾青童年生活的「棄兒」待遇，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記憶，對於孤獨的過早體驗，使他變得沉默寡言，這種人生最早的受挫感，直接影響到他的人格的形成與發展，而良好的家庭環境對形成健康的人格傾向是至關重要的。艾青的性格中早期就表現出一種倔強與叛逆意識，一些記憶的細節不斷地被人們用來作為證明的材料。其一是有一次蔣忠樽的頭上被飛過的麻雀拉了一泡屎，按當地迷信的說法很是「晦氣」，要祛除「晦氣」，須得七家人家喝剩的茶葉泡著喝。蔣忠樽拿一隻木碗給艾青，讓他去討七家茶葉，艾青不去，惹得父親勃然大怒，將木碗扣在艾青頭上，艾青被砸得血流滿面，連祖父的小老婆都嚇得大叫：「要死了！要死了……」；其二是艾青的父親經常打罵艾青，有一次被打後，氣極的艾青寫了一張「父賊打我」的紙條放在父親的抽屜裏，